

噩夢序

教有本治有宗立國有綱知人有道運天下於一心而行其典禮其極致不易言也所可言者因時之極敝而補之非其至者也如衡低而移其權又慮其昂雖然亦有其平者卑之勿甚高論度其可行無大損於上而可以益下無過求於精微而特去流俗苟且迷復之凶民亦易從亦易見德如大旱之得雨且破其塊繼之以霖霖者亦循此而進之魯兩生曰禮樂必百年而後興百年之始蕩滌煩苛但不違中和之大端而已天其欲蘇人之死解人之狂則且而言之夕而行之可也嗚呼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間

誰爲授此者故曰噩夢元默闡茂之歲陽月朔旦甲戌船
山遺老識

噩夢

船山遺書三十二

衡陽王夫之譏

孟子言井田之略皆謂取民之制非授民也天下受治於王者故王者臣天下之人而效職焉若土則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間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資以養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恆疇不待王者之授之唯人非王者不治則宜以其力養君子井田之一夫百畝蓋言百畝而一夫也夫既定而田從之田有分而賦隨之其始也以地制夫而夫定其後則唯以夫計賦役而不更求之地所以百姓不亂而民勸於耕後世之法始也以

夫制地其後求之地而不求之夫民不耕則賦役不及而人且以農爲戒不驅而折入於權勢姦詭之家而不已此井田取民之制所以爲盛王之良法後世莫能及焉夫則有制矣田則無制也上地不易百畝而一夫中地一易二百畝而一夫下地再易三百畝而一夫田之易不易非爲法禁民使曠而不耕也亦言賦役之遞除耳再易者百畝三歲而一征也一易者間歲而一征也上地百畝而一夫中地二百畝而一夫下地三百畝而一夫三代率因夏禹之則壤爲一定之夫家而田之或熟或萊或有廣斥皆不復問其棄本逐末一夫之賦自若民乃謹守先疇而不敢

廢故春秋譏初稅畝舍版籍之夫而據見在墾田之畝以
稅也譏作邱甲用田賦者先王之制五百七十六夫而出
長轂一乘至此則覈實四邱之田爲一甸其後竝以井邑
邱甸爲不實而據見在之田畝合併畸零以起賦舍人而
從土魯之所以日敝也然則取民之制必當因版籍以定
戶口卽戶口以制稅糧雖時有登降而拋荒鹵莽投賣彊
豪逃匿隱漏之弊民自不敢自貽以害得井田之意而通
之不必問三代之成法而可以百世而無敝也

孟子言農夫獲穀之數凡五等以中爲率古者上歲民食
月四鬴中歲三鬴下歲二鬴以三鬴爲準十一而取一夫

之稅歲賦二十五鬴有奇鬴六斗四升古斗斛大小不可
詳考大率一鬴當今三斗而弱其賦七石五斗以米半折
之爲米三石七斗有奇賦未嘗輕也古今量制雖難通算
而以食七人準之則歲獲略止四十九石合南方稻田歲
獲上田不過十二畝下田不過二十畝今法止額糧一石
內外耳是古之賦稅且三倍於今而有餘民何以堪惟古
者以夫定稅一夫止取其百畝之賦殷周一沿夏之則壤
而但記其民籍之登耗地雖闢而賦不溢若其荒廢而賦
亦不減則所謂農服先疇而治安長久也今雲南以工計
田徭洞以戶起科皆其遺意故民有餘而無逋欠歲入有

恆量入爲出亦無憂國用之不給也卽如洪武閒惟徵本色一石亦不患金錢之匱則覈戶口於立國之始以永定田制民何憂不足地何憂不墾逋負無所容姦蠲赦可以不數而國抑何憂乏哉

立國之始法不得不詳有國之道用不得不豐不詳則苛橫者議其後而變易增加之無已不豐則事起而猝無以應必橫取之民以成乎陋習如驛遞者國之脈絡不容壅滯者也故在國初水馬驛櫛比蔓綿恆處於有餘建驛官設驛卒站馬站夫紅船快船鋪程供應口糧皆細計而優儲之卽驛官利其有餘而私之勿問也乃以濟公事而民

力以不與聞而舒嘉靖間言利之小人始興萬厯繼之崇禎又繼之曰爲裁減爲之說曰非勘合火牌不許應付而實則大不然水則擄船陸則派夫縣不給則委之殷實委之行戶已而全委之里甲孰爲作此俑者流壽無窮則何如加賦之猶有定額也驛遞之外莫如公費且若皇華銜命監司巡行賓客經過節序宴會相爲醞酢賓興考課必有供獎廨宇橋路必時修理下逮輿皂犒賜孤貧拯給皆人情物理不可廢之需無故統天下而作貧苦無聊之態實則不能廢而聽吏橫取之民苟其橫取則無可復制而益趨奢濫於是而民日困國日貧誣上行私莫之紀極矣

會典田糧起科上田每畝不過七升八合極矣乃今南方額派有畝一石有奇至二石者其源有二蘇松常湖等郡則張士誠君臣沒官之田與籍沒豪右及遷徙濠泗之產皆名爲官田俱照佃客納租田主之數輸官而免其賦役當時稍使之愚民利小利賃耕之遂爲世業其後督責不堪民以逃亡海中丞瑞不能爲奏請改民以均甦之而平鋪于民田以爲一切苟且之計故無官無民其派均重而民困極矣若他處雖無官田而市郭民居山林園圃陂池皆丈量起科其後鬻產者畱宅地山林而賣其田乃以彼糧鋪于田畝歲久移易莫從稽攷而糧有倍墮者矣其失

在不念塵居之征以市肆衝僻爲上下初非可以丈量定者山林則榮落無恆園池則修廢因人豈得計畝以爲額古者塵有塵稅不入經界林木竹苧則可于鬻處稅之而不可限以恆有今欲蘇民之困唯有據見在之墾田以七升八合遞下爲準而元額斷不可復但令實科實徵民自可無逋欠亦何國計不足之有若憲治萬厯兩次丈量所司皆以取足元額而略爲增減其萬厯中江陵操切尤爲一切之法愈不足據也

言三代以下之弊政類曰彊豪兼并賃民以耕而役之國取十一而彊豪取十五爲農民之苦乃不知賦斂無恆墨

吏猾胥姦侵無已夫家之征并入田畝村野愚悞之民以
有田爲禍以得有彊豪兼并者爲苟免逃亡起死迴生之
計唯彊豪者乃能與墨吏猾胥相浮游以應無藝之征則
使奪豪右之田以畀貧悞且甯死而不肯受嚮令賦有成
法而不任其輕重孤兒獨老可循式以輸官則不待奪有
餘授不足而人以有田爲利彊豪其能橫奪之乎賦役名
數不簡公費驛遞不復夫家無征一切責之田畝田不盡
歸之彊豪不止而天下之亂且不知所極矣

唐制郡縣有赤畿望雄緊上中下八等以爲官秩之崇卑
出身之優劣升遷之上下事之繁簡任之輕重人才之進

退因以分焉誠善法也今官制於府州縣注以繁簡猶之
可爾注以頑澆已非獎厲風俗責成教養之道況注以饒
瘠則是羨之以貪而悼其廉也筮仕之初已有饒瘠在其
胸中欲士之有廉恥民之有生理得乎

稅糧分派令民徵納多寡有截然之數則愚民易知而姦
詭無所容立法者在上一切爲苟簡而使下分析之爲繁
難此甚無謂也如漕運以四百萬石爲準派於直省各若
千萬乃額糧之多寡初不整齊而部授數於司司分派於
州縣取必於部授之總數以碎細洒分之遂於斗升之下
立合勺抄撮圭粒粟等虛立之名因而輕齎耗腳水利南

過湖

西江

兩尖及楞木松板亦就零星派數而酒加之姦僞

相乘善算者莫之能詰而況愚氓乎夫名因實而生者也
勺抄以下無此量器何從而爲之名卞粒爲圭千粒爲抄
誰爲厯數粒下有粟豈剖碎稻麥爲十粟耶凡此皆可資
一笑乃徒以燻亂人之耳目而施之以利析秋毫之教非
小失也且如北運以廣儲待亦豈必四百萬之整齊而無
餘欠哉則何如通計可漕地面夏稅秋糧其若干因坐派
民米一石運米幾斗幾升至於升而止卽或於四百萬石
之數有餘有欠亦何不可官倉所入不妨歲有畸零農民
所輸自可截然畫一若民田畝之有畸零自以三從五七

從十一二消除皆至升而止則一切腳耗之類皆可簡明
計之矣如折色輸銀者亦但可至釐而止其下有毫絲忽
杪微塵纖埃猥誕亡實名目盡屬可汰蓋部司憚煩不先
爲分析而約略授以總數乃使郡邑縷分而至於汎濫以
成乎纖詭耳至丈量地畝古人至畝而止不成畝者勿計
也今卽不能亦可至一畝十分而止如釐毫絲忽之名奚
從而生使於畝分之外算有餘贏蠲以與民亦不至於病
國王者亦何愛此鏹銖而顯受盡地力之惡哉凡諸瑣細
不經之名數前代未有始於宋元之閒舞文小生竊律厯
家之餘藩以殃民禍雖小而實大安得一滌除之以快天

下之心目也耶

光祿寺歲費二十四萬郊廟社稷羣小祀慶成長至元旦
萬壽番使宴賜皆取給於內乾清坤寧二宮常膳上奉慈
養旁及東宮與未就封之皇子皇女下給六宮六尚以至
宮婢奄寺之食料莫不仰資一日之費僅六百六十兩有
奇其儉蔑以加矣蓋米麪出於正供酒醋醢菹禽魚蔬果
具於各署鹽茶蠟棗俱有實收本色不盡以煩太倉其措
置亦密矣乃抑未免有唐魏之風焉故逮成化時虛祖宗
積貯之帑藏以供御用而後又可知已至正德移太倉銀
一百一萬有奇爲金花以供遊幸犒賜之用凡四倍於歲

供而國遂虛嘉靖初新都總已於遺詔未能復歸太倉以
待新主之善政因循一年遂轉爲醮壇之費醮壇罷而御
用承之相沿以至於墮乏則二十四萬二千餘兩之制空
有其名而費不貲矣然後知周禮唯王及后不會之用意
精也王后之好賜雖不會而取給於職幣職幣之入多寡
隨時儉可以畜而奢有所止中主之志欲亦得矣蕭何有
言使後世無以加誠遠慮也子孫處承平之後不能深喻
艱難束之則愈縱勢所必至何似豫達其情以爲之節宣
哉

黃冊之法始於開尙書濟一言而定一代之規乃行之既